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九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二十九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

晉書校文五曰李涼傳及宋書皆作沮渠蓋讀且爲

子余切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曰沮渠川在甘肅鎮東南或曰卽盧水也

其先世爲何奴左

沮渠遂以官爲氏焉

宋書氏胡傳曰蒙遜高祖暉仲歸會祖遮皆雄健有勇名祖那復延

封狄地王父法弘襲爵

蒙遜博涉羣史頗曉天文

魏書沮渠蒙遜傳此句下有爲

諸胡所歸一語雄傑有英略

御覽八百三十三引三十國春秋曰蒙遜少牧羊卧息田畔有沙門

以手摩其頭曰爾後當王滑稽善權變梁熙呂光皆奇此土不久苦焉言終而滅

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會伯父羅仇麴粥

宋書氏胡傳作叔父羅仇

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麴粥言于兄羅仇曰主上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爲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眾向西平出苕藿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爲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眾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獎寶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虐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安

時之志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北涼錄使二

父有恨黃泉眾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達十六國疆

域志曰中田護軍胡三省云蓋呂光置考苻堅時沮渠法宏已為中田護軍則護軍蓋前秦所立胡注誤也

臨松令并祥以盟一句之間眾至萬餘屯據金山與從

兄男成

魏書沮渠蒙遜傳作從兄晉昌太守男成

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為使

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

二年為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

晉略曰是時張掖屬呂光

此特假授耳

男成為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將使蒙遜

攻西郡眾咸疑之蒙遜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業

曰卿言是也遂遣之蒙遜引水灌城城潰執太守呂純

以歸于是王德以晉昌孟敏以敦煌降業

晉書校文五曰宋書大且

渠傳德焚城將部曲投晉昌太守唐瑤蒙遜追德至沙頭虜其妻子部落而歸據其言則德並未降且是時德

非晉昌守其不能以晉昌降亦可以理信也

業封蒙遜臨池侯

十六國疆域志曰臨池郡

蓋呂氏所置疑臨池郡有臨池縣也

呂弘去張掖將東走業議欲擊之蒙

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

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眾追之爲弘

所敗業賴蒙遜而免歎曰孤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于

此業築西安城以其將臧莫孩爲太守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日西安

城在甘肅鎮東衛

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謂爲之

築豕非築城也業不從俄而爲呂纂所敗

晉書校文五曰呂光載記

及羅什傳皆言纂敗
於合黎與此正反 蒙遜懼業不能容已每匿智以避

之業僭稱涼王以蒙遜爲尙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呂
光遣其二子紹纂伐業業請救于禿髮烏孤烏孤遣其
弟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
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
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
恃虜騎之強有窺覲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
不戰則有大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
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業憚蒙遜雄武微欲
遠之

魏書沮渠蒙遜傳作忌
蒙遜威名微踈遠之

乃以蒙遜從叔益生爲酒

泉太守蒙遜爲臨池太守業門下侍郎馬權雋爽有逸

氣武略過人

御覽三百七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曰馬權兄爲涼將慕容所殺權後殺慕容

食其

業以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甚見親重每輕陵蒙

遜蒙遜亦憚而怨之乃譖之于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
憂馬權耳業遂殺之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亂
之才信讒愛佞無鑒斷之明所憚惟索嗣馬權今皆死
矣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羈旅孤飄我所
建立有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旣親我背之不祥乃止
蒙遜旣爲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爲西安太守業亦以蒙
遜有大志懼爲朝夕之變乃許焉蒙遜期與男成同祭

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

魏書沮渠蒙遜傳作

欲激怒其眾乃密誣告男成叛逆十六國疆域志曰

丹有蘭門山一統志在縣西南七十里

水經注蘭門山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

日果然業收男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已告

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不從與

臣剋期祭山返相誣告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詐言

臣死說臣罪惡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

不從蒙遜聞男成死泣告眾曰男成忠于段公枉見屠

害諸君能為報仇乎且州土兵亂似非業所能濟吾所

以初奉之者以之為陳吳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

可安枕卧觀使百姓離于塗炭男成素有恩信眾皆憤
泣而從之比至氏池眾逾一萬鎮軍臧莫孩率部眾附
之羌胡多起兵響應蒙遜壁于侯塢

十六國疆域志曰
氏池縣有侯塢

業先疑其右將軍田昂幽之于內至是謝而赦之使與
武衛梁中庸等攻蒙遜業將王豐孫言于業曰西平諸
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狠志大而情險不可信也業
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豐孫言既不從
昂至侯塢率騎五百歸于蒙遜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愛斬
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
此業曰孤單飄一己爲貴門所推可見勾餘命投身嶺

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遂斬之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爲杜進記室從征塞表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讖記巫覡徵祥故爲姦佞所誤隆安五年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蒙遜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

安帝紀作北涼州牧

十六國疆域志曰涼州凡統舊郡四前涼增置郡九後涼增置郡一新置郡二共郡十六張掖西安臨松金山

遼河遼川敦煌晉昌涼興西海赦其境內改元永安署

高昌祁連金城廣武樂都臨池

從兄伏奴爲鎮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挈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爲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騰謝正禮爲左右

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時姚興遣將姚碩德攻呂隆

于姑臧蒙遜遣從事中郎李典聘于興以通和好蒙遜

以呂隆既降于興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李玄盛諸史攷異三曰

案李嵩傳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爲涼

興郡此作涼寧因避姚興而改類聚二崔鴻北涼錄曰

先酒泉有銅鉞出言虜犯者大雨雪沮渠蒙遜遣工取

之得銅萬斤案此事當在酒泉未叛之前讀史方輿紀

要六十三日涼寧乃遣建忠挈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

城在肅州衛東北于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遷碩德大悅拜潛張掖太

守挈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挈私于蒙遜曰呂氏猶

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違離桑梓

受制于人輔國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遜乃斬張潛

因下書曰孤以虛薄猥忝時運未能弘開大猷戡蕩羣
孽使桃蟲鼓翼東京封豕烝涉西裔戎車屢動干戈未
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戶不粒食可蠲省百脩專功南
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利時梁中庸爲西郡太守西奔李
玄盛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體而不信我但
自負耳孤豈怪之乃盡歸其妻孥蒙遜下令曰養老乞
言晉文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奇致時邕之美況
孤寡德智不經遠而可不思聞讜言以自鏡哉內外羣
僚其各搜揚賢雋廣進芻蕘以匡孤不逮遣輔國臧莫
孩襲山北虜大破之姚興遣將齊難率眾四萬迎呂隆

晉書校文五

二

隆勸難伐蒙遜難從之莫孩敗其前軍難乃結盟而還

晉書校文五日宋書大且渠傳隆說難伐蒙遜
蒙遜懼遣弟爲質獻寶貨於難乃止與此異 蒙遜伯

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並驕奢侵害百姓苦

之蒙遜曰亂吾國者二伯父也何以綱紀百姓乎皆令

自殺蒙遜襲狄洛磬于番禾不剋
元和郡縣圖志曰北涼沮渠蒙遜立爲番

禾遷其五百餘戶而還姚興遣使人梁斐張構等拜蒙

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北涼錄

作秦遣鴻臚梁斐拜遜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

州牧西海公十六國疆域志曰沙州凡統舊郡三縣
酒泉涼寧西郡建康 時興亦拜禿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

蒙遜聞之不悅謂斐等曰僣擅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

何也構對曰僣擅輕狡不仁款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歸善卽敘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勳高一時當入諧鼎味匡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勳驍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卽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受拜時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劉梁言于蒙遜曰辛酉金也地動于金金動刻木大

軍東行無前之徵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
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攻禿髮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
統降拜爲右長史寵踰功舊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
涼以從弟成都爲金山太守羅仇子也鄯爲西郡太守
麴弼子也句呼勒自西涼奔還待之如初蒙遜率騎二
萬東征次于丹嶺北虜大人思盤率部落三千降之時
木連理生于永安永安令張披上書曰十六國疆域志
永安縣與北涼相去較遠異枝同幹遐方有齊化之應
恐非或疑卽永平之誤殊本共心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
徵蒙遜曰此皆二千石令長匪躬濟時所致豈吾薄德

之所能感也蒙遜率步騎三萬伐禿髮儁檀次于西郡
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戶
而還儁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
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儁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
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
于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儁檀懼請和許之而歸及
儁檀南奔樂都魏安人焦朗據姑臧自立宋書氏胡傳
魏安作武威
蒙遜率步騎三萬攻朗剋而宥之宋書氏胡傳
宥之作殺之蠻文武
將士于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以敦煌張穆博通經史
才藻清贍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以其弟挈爲

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十六國疆域志曰秦州凡統郡

四武平西平昌松番禾旬餘而拏死又以從祖益子爲鎮京將軍

護羌校尉秦州刺史鎮姑臧俄而蒙遜遷于姑臧以義

熙八年僭卽河西王位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日十一月僭卽河西

王位于謙光殿大赦境內改元立始置官僚魏書沮渠蒙遜傳作置百官丞郎以

下如呂光爲三河王故事繕宮殿起城門諸觀越綴堂日記日

魏書劉昉傳云沮渠蒙遜令昉專管注記築陸沈館於西苑躬往禮焉此事晉書載記及十六國春秋皆失采

立其子政德爲世子宋書氏胡傳作正德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政德

作德加鎮衛大將軍錄尙書事倂檀來伐蒙遜敗之于

若厚塢讀史方輿紀要六十四日若厚塢在西寧倂檀衛北十六國疆域志日接塢當近在臨澤

湟河太守文支據湟川護軍成宜侯率眾降之署文支

鎮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振武侯爲成宜侯爲振威將軍

湟川太守

十六國疆域志曰湟川郡蓋蒙遜分湟河郡所置

以殿中將軍王建

爲湟河太守蒙遜下書曰古先哲王應期撥亂者莫不

經略八表然後光閭純風孤雖智非靖難職在濟時而

狡虜僞檀鴟峙舊京毒加夷夏東苑之戮酷甚長平邊

城之禍害深獫狁每念蒼生之無辜是以不遑啟處身

疲甲冑體倦風塵雖傾其巢穴僞檀猶未授首僞檀弟

文支追項伯歸漢之義據彼重藩請爲臣妾自西平已

南連城繼順惟僞檀窮獸守死樂都四支旣落命豈久

全五緯之會已應清一之期無餘方散馬金山黎元永

逸可露布遠近咸使聞知蒙遜西如苕蘿遣冠軍伏恩

率騎一萬襲卑和烏啼二虜大破之

通鑑晉紀注曰烏啼虜在張掖剛丹

縣金山之西案水經河水二注曰湟水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注曰有鹽池閼閼曰縣西有卑禾羌海卑禾即

卑和也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寢于新臺閼人王懷祖擊

蒙遜傷足

魏書沮渠蒙遜傳擊作斫

其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蒙

遜母車氏疾篤蒙遜升南景門散錢以賜百姓下書曰

孤庶憑宗廟之靈乾坤之祐濟否剝之運會拯遺黎之

荼蓼上望埽清氛穢下冀保寧家福而太后不豫涉歲

彌增將刑獄枉濫眾有怨乎賦役繁重時不堪乎羣望

不絜神所譴乎內省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
殊死已下俄而車氏死蒙遜遣其將運糧于涅河自率
眾攻剋乞伏熾磐廣武郡以運糧不繼自廣武如涅河
度浩亶熾磐遣將乞伏魑尼寅距蒙遜蒙遜擊斬之熾
磐又遣將王衡折斐麴景等率騎一萬據勒姐嶺水經
二注曰涅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左合宜春水又東勒
且溪水注之涅水有勒且之名疑卽此號也案後漢書
耿恭傳作勒姐注云姐音紫勒且卽勒姐讀蒙遜且戰
史方輿紀要六十四日勒姐嶺在西寧衛東且戰
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餘人麴景奔還蒙遜以弟
漢平爲折衝將軍涅河太守乃引還晉益州刺史朱齡
石遣使來聘蒙遜遣舍人黃迅報聘益州因表曰上天

降禍四海分崩靈耀擁于南裔蒼生沒于醜虜陛下累
聖重光道邁周漢純風所被八表宅心臣雖被髮邊徼
才非時雋謬爲河右遺黎推爲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
寵雖厯夷嶮執義不同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
刺史朱齡石遣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
裕秣馬揮戈以中原爲事可謂天贊大晉篤生英輔臣
聞少康之興大夏光武之復漢業皆奮劍而起衆無一
旅猶能成配天之功著車攻之詠陛下據全楚之地擁
荆揚之銳而可垂拱晏然棄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
軫剋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爲晉右翼前驅熾磐率衆

三萬襲遼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
斬級數百熾磐將引退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
段景密信招熾磐熾磐復進攻漢平漢平納昶景之說
面縛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上三日不下眾寡
不敵爲熾磐所擒熾磐怒命斬之段暉諫曰仁臨難履
危奮不顧命忠也宜宥之以厲事君熾磐乃執之而歸
在熾磐所五年暉又爲之固請乃得還姑臧及至蒙遜
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爲高昌太守爲政有威惠
之稱然頗以愛財爲失蒙遜西祀金山

讀史方輿紀要
六十三日金山

在永昌衛
北二里

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烏啼虜大捷而還

蒙遜西至茗藿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襲卑和
虜蒙遜率中軍三萬繼之卑和虜率眾迎降遂循海而
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立石神圖十六國疆域志曰福祿縣有鹽池書鈔一百六十崔鴻北涼錄曰沮渠蒙遜永安三年大風震電於電所得石冊云河西三十年破帶山石寺名在姑臧南案石冊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
與神圖事相類故附注之

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歸蒙遜下書曰頃自春炎旱害
及時苗碧原青野倏爲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冤獄乎
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內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
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翌日而澍雨大
降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魏書沮渠蒙遜傳作

拔青

言事于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

郎

魏書沮渠蒙遜傳研研作妍妍

遂殺之其峻暴如是

魏書沮渠蒙遜傳曰性姪忍於刑戮

閑庭之中顧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

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

久守關中蒙遜爲李士業敗于解支淵復收散卒欲戰

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終成大漢宜

旋師以爲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其羣下上書曰

設官分職所以經國濟時恪勤官次所以緝熙庶政當

官者以匪躬爲務受任者以忘身爲效自皇綱初震戎

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舊式而朝士多違憲制不遵典

章或公文御案在家卧署或事無可否望空而過至令黜陟絕于皇朝駁議寢于聖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無勸競之心苟爲度日之事豈憂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邇寧泰宜肅振綱維申修舊則蒙遜納之命征南姚艾尙書左丞房曷撰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肅太守令張衍言于蒙遜曰今歲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遜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勿客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慎勿露也遂攻浩亶而虵盤于帳前蒙遜笑曰

前一爲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

攻具而還次于川巖

十六國疆域志曰永平縣有川巖

聞李士業徵兵

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

兵事尙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疊將進軍黃谷士業聞

而大悅進入都瀆澗

十六國疆域志曰永平縣有都瀆澗

蒙遜潛軍逆之

敗士業于壞城

土業傳作懷城十六國疆域志曰福祿縣有壞城

遂進剋酒泉

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焉

魏書沮渠蒙遜傳曰蒙遜克李歆尋滅敦煌後改年承玄

神麤中遣尙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上表後蒙遜遣子安周內侍世祖遣兼太常寺李順持節拜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以子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蒙遜又改稱義和元年

茂虔爲酒泉太守

御覽八百八十一引十六國春秋作茂乾

士業舊臣皆隨

才擢敘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

周家祿校勘記曰五年誤

作元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

死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曰遜寢疾

號太祖太平廣記一百十九還冤記曰沮渠蒙遜時沙

門曇摩慤者博達多識為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

拜蒙遜為涼王乃求曇摩慤蒙遜怯而不與曇摩慤意

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既而左右當日中

見曇摩慤以劍擊時年六十六在偽位三十三年子茂

蒙遜因以疾而死蒙遜傳曰第三子牧健統任白稱河西

虔立魏書沮渠蒙遜傳曰第三子牧健統任白稱河西

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尚武威公

主又改授牧健征西大將軍王如故牧健與故臣民交

通謀反詔司徒崔浩賜牧健死葬以王禮諡曰哀王公

主薨詔與合葬公主無男有女襲母爵為武威公主蒙

遜子秉字季義拜東雍州刺史與君中與河東蜀薛安

都謀逆至京師付其兄弟扼而殺之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北涼錄作改年永和立子封壇爲世子六年爲魏所擒合三十九載而滅

史臣曰蒙遜出自夷貊擅雄邊塞屬呂光之悖德深懷仇弼之冤推段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稱兵白澗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然而見利忘義苞禍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者矣

贊曰光猜人傑業忌時賢游飲自晦匿智圖全兇心旣逞僞績攸宣挺茲姦數馳競當年

晉書劄注卷百二十九

晉書斟注卷百三十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三十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子

宋書武帝紀上王鎮惡傳均作佛佛魏書長孫嵩傳曰赫連屈可士字不

過千里劉虎傳曰

衛辰第三子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

其名曰屈子屈子

者卑下也元和郡縣圖志四曰勃勃

字屈子注云一作

屈可案勃勃與佛佛何奴右賢王去

譯音異字屈子為

屈子之譌以形近也

卑之後

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夏錄曰勃勃朔方人

劉元海之族也曾

祖武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

魏書劉虎傳曰錢弗劉虎南單子之苗裔左賢

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虎之北
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為鐵弗因以為號猛死子副崙來
奔虎父誥升爰代領部落誥升爰一名訓兜誥升爰死
虎代焉虎一名烏路孤始臣附於國自以眾落稍多舉
兵外叛平文與晉并州刺史劉琨共討之虎走據朔方
歸附劉聰案唐人避諱故改虎為武左賢王上文作右
賢王史記趙世家曰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漢
志樓煩縣屬雁門郡讀史方輿紀要四十曰樓煩城在
靜樂縣南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
七十里

據肆盧川為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魏書劉虎傳曰復渡河侵西部
平文逆擊大破之虎退出塞昭成初虎又寇西部帝
遣軍逆討又大破之虎死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一曰肆
盧川在榆祖豹子魏書劉虎傳曰虎子務桓代領招集
林鎮西北部落遣使歸順務桓一名豹子
種落復為諸部之雄石季龍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
王丁零單于魏書劉虎傳曰潛通石虎虎拜為平北將軍左賢王務桓死弟闕陋頭代立密謀反

叛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闕父衛辰入居塞內苻堅以爲
陋頭而自立悉勿祈死

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魏書劉虎傳曰悉

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既立之後遣子朝獻昭成以女

妻衛辰衛辰潛通苻堅堅以爲左賢王遣使請堅求田

內地春來秋去堅許之後掠堅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

以獻於堅堅讓歸之乃背堅專心歸國舉兵伐堅堅遣

其建節將軍鄧羌討擒之堅自至朔方以衛辰爲夏陽

公統其部落衛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堅帝討衛辰

大破之收其部落十六七衛辰奔苻堅堅送還朔方遣

兵戍之昭成末衛辰導苻堅來寇南境王師敗績堅遂

分國民爲二部自河以西屬之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

庫仁堅後以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

慕容永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

牧居朔方姚萇亦遣使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

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累爲寇害讀史

方輿紀要六十一曰代來城在今榆林鎮北亦謂之悅

跋城胡氏曰代來城在北河西金及堅國亂遂有朔方

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魏師伐之辰令其子力侯

提距戰爲魏所敗魏人乘勝濟河剋代來執辰殺之魏書

劉虎傳曰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鞬寇南部其衆入九

萬太祖軍五六千人爲其所圍太祖大破之於鐵岐山

南直力鞬單騎而走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逕入

其國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至衛辰所居悅跋城衛辰

父子驚遁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

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鞬盡并其衆衛辰單騎遁走爲

其部下所殺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亡

誅其族類並投之河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

夏錄曰辰遣子右地代率騎二萬距戰河東爲魏所敗

案載記下文長兄右地代次兄力侯提明是兩人崔鴻

作右地代與載記及魏書作力侯提者勃勃乃奔于叱

異直力鞬即力侯提譯音有異同也

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于魏魏書劉虎傳叱干作薛

干部叱干他斗伏作太悉伏北

史同讀史方輿紀要三曰薛他斗伏兄子阿利先戍大

干在五原今寧夏後衛境

薛他斗伏兄子阿利先戍大

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尙宜濟免況勃勃
國破家亡歸命于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
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他斗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潛
遣勁勇篡勃勃于路送于姚興高平公沒奕于

魏書劉
虎傳作

高平公破多
羅沒奔于

奕于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臂帶

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驍騎將
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于勳舊興弟邕

言于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

魏書

劉虎傳親近作親
育寵遇作寵之

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

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

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奔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

夷及衛辰部眾三萬配之使為伐魏偵候魏書劉虎傳

于鎮高平議以義城朔方雜夷及衛辰三萬配姚邕固

諫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性氣邕曰勃勃奉上慢

御眾殘貪暴無親輕為去就寵之踰分終為邊害興乃

止頃之以勃勃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

部鮮卑水經河水一注曰襄水又東南逕三交城城在

赫連勃勃每敗于三交洛蓮池又曰孟朔縣三交城龍

昇五年秋九月築此城讀史方輿紀要三曰三交城在

榆林衛故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崙

魏書蠕蠕傳作社

獻馬八千匹于姚興濟河至大城

案

崙通典通鑑同

漢郡國志大城縣屬朔方郡匈奴傳永平六年鄧鴻追擊逢侯於大城塞通鑑晉紀注曰魏晉省此大城卽漢縣故勃勃留之召其眾三萬餘人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弈于而并其眾水經河水注二曰高平川水出高平大隴山苦水谷北入于河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曰高平城漢置縣于此括地志晉省高平劉曜復置爲朔州治所苻秦又置牧官都尉於其地姚秦時爲鮮卑別部帥沒弈于所據眾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內建元曰龍昇晉書校文五曰二年帝紀作三年據十六國春秋夏錄二懷引勃勃初號龍昇元年歲在丁未至定被擒歲在辛未凡二十五載今攷義熙三年歲正在丁未定失國於魏神廬五年是爲辛未歲與夏錄二十五之數適合此云義熙二年蓋誤前一年傳末言勃勃至定凡二十六載而亡亦多一年皆緣載記以三年爲二署置百官自以年故致此誤帝紀與夏錄同當可依據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以其長兄石地代爲

丞相代公次兄力俟提爲大將軍魏公叱干阿利爲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羅引爲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爲尙書令叱以韃爲征西將軍尙書左僕射乙斗爲征北將軍尙書右僕射自餘以次授任其年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

晉書校文王曰據魏書薛干傳干當作干蓋卽上叱干部也元興文署本通鑑作薛

千因形近而譌

降眾萬數干進討姚興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

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險不從又復言于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眾旅未多姚

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
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眾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
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
于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
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
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
于是侵掠嶺北

讀史方輿紀要三曰九嶠諸山以北曰嶺北九嶠山在今陝西醴泉縣西北六

十里嶺北諸城門不畫啟興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

于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初僭號求婚于禿髮傉檀

傉檀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于支陽

案支

陽即枝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

數十萬而還僭檀率眾追之其將焦朗謂僭檀曰勃勃

天姿雄鷲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

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二曰溫圍水在宣夏中衛西南其下流入於黃河胡氏曰溫圍水東北即萬斛堆水經注

釋曰全氏曰按胡三省曰禿髮僭檀之拒赫連其臣焦朗勸令從溫圍水北渡疑因媼圍縣得名訛媼爲溫也

前此晉馬隆討涼州鮮卑渡溫水則省文也後此拓跋伐沮渠李順謂自溫圍水至姑臧則又訛圍爲圍矣

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僭檀將賀連怒

曰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眾犯順結禍幸有大功

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窘弊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厲

士眾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必士崩魚潰今引軍避

之示敵以弱我眾氣銳宜在速追僞檀曰吾追計決矣

敢諫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于陽武下陝

御覽三百十四引十六國

春秋下陝作下峽

鑿陵埋車以塞路僞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

勃左臂勃勃乃勒眾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

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以爲京觀號髑髏臺

御覽一百七十七引

十六國春秋夏錄作殺眾數萬案魏書劉虎傳髑髏臺屬於破義真之後與此異蓋勃勃兩築京觀故史臣所

紀互有先後

還于嶺北勃勃與姚興將張佛生戰于青石原

又敗之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曰青石嶺在涇州西北七十里宋白曰涇州西北九十里

界有青石嶺亦曰青石原

俘斬五千七百人興遣將齊難率眾二萬

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掠野勃勃

潛軍覆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杖難引軍而退

勃勃復追擊于木城拔之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一曰木城在故夏州東

擒難

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匹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

計勃勃于是拜置守宰以撫之勃勃又率騎二萬入高

岡及于五井掠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

力川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曰依力川在平涼府西王氏曰依力川在平涼故城東南又東流入于涇河

今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俟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

懼遣其將姚文宗距戰勃勃僞退設伏以待之興遣

其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羌

胡三千餘戶于勅奇堡

案御覽三百八十六引十六國春秋秦錄作姚興將軍王奚仲

此蓋脫去仲字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曰勅奇堡在平涼府西北十六國疆域志曰朝那有勅奇堡

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眾多爲所傷

于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

御覽三百八十六國春秋曰奚

仲驍悍有膂力去其弓稍持短兵出堡與赫連勃勃戰

眾多傷勃勃乃羈縻圍之斷其水路堡民執奚仲出降

勃勃謂奚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

大恩速死爲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勃勃又攻

讀史

興將金洛生于黃石固彌姐豪地于我羅城皆拔之

方輿紀要五十八曰百泉城在平涼府西北八十里本姚秦時之黃石固赫連夏置長城護軍於此我羅堡在黃石之東十六國疆域志曰朝那有黃徙七千餘家于石固圖經姚秦時所置又有我羅城

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遣其尙書金

纂

姚興載記作胡金纂

率騎一萬攻平涼姚興來救纂爲興所敗

死之勃勃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興將姚廣

都于定陽剋之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七曰定陽城在洛川縣東漢定陽縣屬上郡應劭曰在定

水之陽因名

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爲軍賞拜廣都爲太

常勃勃又攻興將姚壽都于清水城

十六國疆域志曰清水城舊屬略陽

郡壽都奔上邽徙其人萬六千家于大城是歲齊難姚

廣都謀叛皆誅之姚興將姚詳棄三城南奔大蘇勃勃

遣其將平東鹿奔于要擊之執詳盡俘其眾詳至勃勃

數而斬之其年勃勃率騎三萬攻安定與姚興將楊佛

嵩戰于青石北原敗之降其眾四萬五千獲戎馬二萬

匹進攻姚興將党智隆于東鄉降之署智隆光祿勳徙

其三千餘戶于貳城

十六國疆域志曰貳城舊屬平涼郡胡三省云卽貳縣城也在杏城

西北平涼東南

姚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德曰朕

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暉常與漢魏爲敵國中世

不競受制于人逮朕不肖不能紹隆先構國破家亡流

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以爲何如買德

曰自皇晉失統神器南移羣雄岳峙人懷問鼎況陛下

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于漢皇聖略邁于魏祖而

不于天啟之機建成大業乎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

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拜軍師中郎將乃赦

其境內改元爲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

夷夏十萬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

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水經河水注

昇七年于朔方水北阿利改築大城名曰統萬城元

將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築大城名曰統萬城元

郡縣圖志四夏州下曰於朔水之北黑水之南營起都

城卽今州理是也名曰統萬城又曰無定河一名朔水

一名奢延水源出縣南百步赫連勃勃於此水之北黑

水之南改築大城名統萬城今按州南無奢延水唯無

定河卽奢延水也古今異名耳御覽一百九十二引十

六國春秋夏錄曰勃勃下書曰古制起城邑或因山

水或以義立名今都城已建萬堵斯作克成弗遠宜有

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國可以統萬爲名讀史方

輿紀要三曰今榆林衛西北二百里故夏州城卽統萬

城十六國疆域志曰按宋李燾長編太宗時以夏州深

在沙漠本奸雄竊據之地欲墮其城遷民於銀綏間幸
相呂蒙正對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關右爲患若遂
廢毀萬世之利也迨化五年四月乙酉詔黎夏州故城
是統萬至北宋時始毀又曰按北史僭僞傳黑水去城
二十餘里蒙古游牧記六曰道光二十五年榆林府知
府徐松檄懷遠縣知縣何丙勳確查夏統萬城故址丙
勳於是携南城紙筆隨步定向從縣城外之回水西渡
出邊牆又西渡磨姑河又西渡黑水河又西渡無定河
地勢邈而高曼陀二里許至舊相傳之白土城細加相
度在懷遠城正西九十七里黑水河在無定河東距縣
城五十里與所謂城在黑水之南者不合惟去白土城
北五十里有萍泥河東入無定河之下流疑萍泥河爲
古黑水其地有土城周圍三重俱用土築渡無定河西
行二里許進頭道城又西半里許進二道城又西數十
武進三道城頭二道城內但餘瓦礫三道城內南面西
隅鐘樓東隅鼓樓鼓樓僅存基址堅礫三道城內南面
丈無級可乘鐘樓尙堪登眺高約十餘丈白土墩高五六
籠頂式大廈一開半已圯其半懸鐘屋頂形迹宛然周
圍飛欄八層插椽孔穴厯厯可數尙有三四孔餘松椽
半檝問椽之長出者悉爲韃韃獠升拔而薪之矣南面

列土墩七堅硬如石似係臺樓之基北頭有白土坡似
係宮殿之基北城東西兩角亦有土墩當即俗所謂轉
角樓者內城東西不及一里南北約一里有餘土人云
每朔望味爽時空中輒現城闕之形城南無定河自西
南來斜絡城南轉抱東城而東北流丙動徧訊土人僉
稱此城之外懷遠草地別無故城基址查縣西八十里
無定河之北黑水之南亦并無堪建都會地勢疑此即
所謂故統萬城也案載記是年已改元鳳翔不得云龍
昇七年也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魏書劉虎傳作
麟注微誤

草芥脫去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
阿利二字

御覽七百六十四引王隱晉書作錐入一寸即殺作者

若不入即殺行錐者而并築之水經河水注三云蒸土

加功錐堞雖久崇墉若新元和郡縣圖志四曰其城土

色白而牢固有九堞樓峻險非力可攻魏書劉虎傳錐
入一寸作鐵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
錐刺入一寸

之器精銳尤甚水經河水注三日并既成呈之工匠必
造五兵器銳精利

有死者射甲不入卽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

魏書劉虎

傳此句下有凡殺工匠數千人七字

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

夏龍雀

水經河水注三環作鏐御覽三百四十六陶宏景刀劍錄曰赫連勃勃龍昇二年造五刀背上

有龍雀環兼金鏐作一龍形長三尺九寸劉裕破長安得此刀後入梁

銘其背曰古之利

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逋

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爲大鼓飛廉翁

仲銅駝龍獸之屬

水經河水注三龍獸作龍虎

皆以黃金飾之列于

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于是議討乞伏熾磐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與國新遭大喪今若伐之豈所謂乘

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眾力因人喪難匹夫猶恥爲之而況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聞此言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姁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爲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立其妻梁氏爲王后子瓚爲太子封子延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泉公定平原公滿河南公安中山公

又攻姚興將姚逵于杏城二旬剋之執逵及其將姚大
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等坑戰士二萬人遣其御史中
丞烏洛孤盟于沮渠蒙遜曰自金晉數終禍纏九服趙
魏爲長蛇之墟秦隴爲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爲茂草
蠢爾羣生罔知憑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
會義親宜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
誓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晉楚
之成吳蜀之約成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家契殊
曩日言未發而有篤愛之心音一交而懷傾蓋之顧息
風塵之警同克濟之誠勩力一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

事則雙振義旗區域既清則並敦魯衛夷險相赴交易

有無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其將沮渠漢平來盟

勃勃聞姚泓將姚萇與氏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上

邽未至而萇爲盛所殺勃勃攻上邽二旬剋之殺泓秦

州刺史姚平都

姚泓載記作姚軍都

及將士五千人毀城而去進

攻陰密

讀史方輿紀要三曰今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有陰密城

又殺興將姚良子

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爲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

鎮陰密泓將姚恢棄安定奔于長安

晉書校文五曰長安爲姚氏都城當

云奔歸不應云奔于興載記言恢棄安定奔新平此長安疑新平之譌

安定人胡儼華韜

率戶五萬據安定降于勃勃以儼爲侍中韜爲尙書留

鎮東羊苟兒鎮之配以鮮卑五千進攻泓將姚謐于雍
城謐奔長安勃勃進師次郿城泓遣其將姚紹來距勃
勃勃退如安定胡儼等襲殺苟兒以城降泓勃勃引歸杏
城笑謂羣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略
姚泓豈能自固魏書劉虎傳自固作拒裕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剋
之又其兄弟內叛安可以距人裕旣剋長安利在速返
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
耳魏書劉虎傳發軔作去後拾芥作拾遺不足復勞吾士馬于是秣馬厲
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
勃于是盡有嶺北之地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

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瓌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旣而勃勃還統萬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問之大悅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于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爲歲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

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峭陝絕其水陸之
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
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
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子瑣都督
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前將
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
勃勃率大軍繼發瑣至渭陽降者屬路義真遣龍驤將
軍沈田子率眾逆戰不利而退屯劉迴堡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日
劉迴堡在興平縣東南田子與義真司馬王鎮惡不平因鎮惡出
城遂殺之義真又殺田子于是悉召外軍入于城中閉

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瑣夜襲長安不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于灊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于長安寰宇記三十七曰聖人道在保安軍城東七里從蕃部末裔家族來經軍界一百五里入敷政縣界卽赫連勃勃起自夏臺入長安時平山谷開此道土人呼爲聖人道瑣率眾三萬追擊義真王師敗績義真單馬而遁元和郡縣圖志四曰吳兒城在龍泉縣西北四十里初赫連勃勃破劉裕子義真於長安遂虜其人築此城以居之號吳兒城買德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義真司馬毛脩之于青泥積人頭以爲京觀元和郡縣圖志六曰赫連氏京觀俗號平吳臺在閿鄉縣西二十里赫連勃勃使太原公昌攻劉裕將朱齡石於潼關

克之築臺以表武功案載記下文言赫連昌于潼關執
朱齡石王敬送于長安與買德青泥之獲蓋分道禦敵
同時克捷上文固云昌屯潼關買德南斷青泥也青泥
卽曉柳屬藍田在潼關之南其築京觀則均聚于潼關
之東閬鄉之西以其地當

于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

孔道且有曹公故壘耳

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算無
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
非卿而誰于是拜買德都官尙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
侯赫連昌攻齡石及龍驤將軍王敬于潼關之曹公故
壘剋之

水經河水注四郭緣生記曰漢末之亂魏武征
韓遂馬超連兵此地今際河之西有曹公壘道

東原上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

日曹公壘在閬鄉縣西二十里

羣臣乃勸進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

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尙熾不知何以
謝責當年垂之來葉將明揚仄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
老朔方琴書卒歲皇帝之號豈薄德所膺羣臣固請乃
許之于是爲壇于灊上僭卽皇帝位赦其境內改元爲
昌武遣其將叱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
德祖于蒲坂

晉書校文五曰德祖歷官未及并州
以其傳攷之時德祖爲河東太守

德祖

奔于洛陽以侯提爲并州刺史鎮蒲坂勃勃歸于長安
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旣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
國士徵汝柰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
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

置吾何地遂殺之羣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
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吳僻遠勢不能爲
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
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
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于長安置南臺

魏書

劉虎傳作以
長安爲南都

以瑣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尙書事勃

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于是赦其境內又改元曰眞興
刻石都南頌其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
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昔在陶唐數鍾厄運我皇
祖大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闢伊闕疏

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沈溺鴻績侔
于天地神功邁于造化故二儀降祉三靈叶贊揖讓受
終光啟有夏傳世二十厯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
徽猷冠于立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
王桀不綱網漏殷氏用使金暉絕于中天神轡輟于促
路然純曜未渝慶縣萬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
馭則西罩崑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徂滄海之表爰始
逮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于崑函五德革運于伊洛
秦雍成篡弑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
常尊于上海代晏然物無異望于下故能控弦之眾百

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于奔命諸夏不
得高枕爲日久矣是以偏師蹙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
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銳雖霸王繼踵有朝上之天扶
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開闢已來未始間也
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能本枝于
千葉重光于萬祀履寒霜而踰繁蒙重氛而彌耀者哉
于是立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
運仰協時來俯順時望御覽三百二十二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作仰協時來俯從民
望案唐人避民字改作時龍升北京則義風蓋于九區鳳
時然不應兩句均作時翔天域則威聲格于八表屬姦雄鼎峙之秋御覽三百二十二引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
姦雄作姦豪

羣凶嶽立之際昧旦臨朝日旰忘膳

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僞秦以

三世之資喪魂于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虜欽風而

納款德音著于柔服威刑彰于伐叛文教與武功並宣

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著

御覽三百二十二引蕭方等三

十國春秋作治風宏闡

暨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惟周文啟經

始之基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

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陽隱吳蕭祭

雲石郭天池周綿千里其爲獨守之形險絕之狀固以

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迺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

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坐

而營路寢閭闔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嶽峙華林靈

沼崇臺祕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

御覽一百七十八郡國志曰夏州朔方郡

赫連勃勃僭號築土起眞珠樓冲天臺又一百八十二
引十六國春秋夏錄曰起冲天臺于南山欲登之望長
安可以蔭映萬邦光覆四海莫不鬱然並建森然畢備

若紫微之帶皇穹闔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

庶僉以爲重威之式有闕前王于是延王爾之奇工命

班輸之妙匠搜文梓于鄧林採繡石于恆嶽九域貢以

金銀八方獻其環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于露

寢之南起別殿于永安之北高構千尋崇基萬仞立棟

鏤棖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罽似翔鵬之矯翼二序啟
矣而五時之坐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溫宮膠葛
涼殿崢嶸絡以隨珠絳以金鏡雖曦望互升于表而中
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于外而內無寒暑之別故善目
者不能爲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稱斯蓋神明之所規
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以求類跡狀以效眞據
質以究名形疑妙出雖如來須彌之寶塔帝釋刀利之
神宮尙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矣昔周宣考室而詠于
詩人閼宮有恤而頌聲是作況乃太微肇制清都啟建
軌一文昌舊章唯始咸秩百神賓享萬國羣生聞其耳

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播之管弦刊之金石哉乃
樹銘都邑敷讚碩美俾皇風振于來葉聖庸垂乎不朽
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
蒼生德格立穹帝錫立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
風道無常夷數或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踰昌
世葉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立
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
聖姿名教內敷羣妖外夷化光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
制王者常經乃延輪爾肇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勝形
庶人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萬

閣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離宮既作別宇云施爰構
崇明仰準乾儀懸蕢風闕飛軒雲垂溫室嵯峨層城參
差楹彫虬獸節鏤龍螭瑩以寶璞飾以珍奇稱因褒著
名由寶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邁
軌三五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其祕書監胡義
周之辭也越綬堂日記曰魏書胡方回傳云為赫連屈
可統萬城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載記以
為其父義周所作案北史本傳亦以為方回所作名其南門曰朝宋門東門曰
招魏門西門曰服涼門北門曰平朔門寰宇記三十七
日其子城在羅
城東門曰鳳陽本有三門夷人多向東故東向開追尊其高祖訓兒曰元皇帝
案魏書劉虎傳虎父誥升爰一名訓兒此作訓兒為訓
兒之誤水經河水注三有誥升袁河誥升袁即誥升爰

此河蓋以曾祖武曰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帝父衛辰人得名也

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曰桓文皇后元和郡縣圖志三曰偽夏

太后城在洛交縣西三十六里赫連勃勃開劉裕滅姚

泓命其子義真等守長安大悅自將兵入長安留太后

於此築城以居案劉裕滅泓事在義熙十三年未幾召

義真東歸勃勃遂入長安明年勃勃僭即皇帝位改元

昌武又明年改元真興於是追尊其高曾祖父為皇勃

帝苻氏為桓文太后蓋此二年中苻氏已先死矣

勃性凶暴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劍于側有

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魏書劉虎傳毀作鑿笑

者決其唇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踴

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

御覽十三異苑曰佛佛虜因虐暴忍常自言國名佛佛

則是佛中之佛被震而死既葬而後就冢中霹靂其柩

引身出外題背四字表其因逆之國也又五百五
引十六國春秋夏錄曰葬勃勃于城西十五里起行宮
模寫統萬宮殿飾以金銀珠璣葬訖焚之殺駿馬數十
疋寰宇記四十三日赫連勃勃墓在趙城縣東三十五
里霍山最高峯上十六國疆域志曰案元和志勃勃墓
在朔方與崔鴻等書合今樂史於舊永安縣載勃勃墓
疑誤但勃勃此時以并州鎮蒲坂則永安或當在夏境
勃勃於此置疑冢亦未可知元和郡縣圖志四夏州朔
方縣下曰故白城一名契吳城在縣北一百二十五里
契吳山赫連中國山所築勃勃營所歎美故其子昌因
立此城以立勃勃之廟勃勃墓在縣西二十五里又曰
契吳山在縣北七十里十六國春秋曰赫連勃勃北游
契吳歎曰美哉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子昌嗣偽位
多矣自馬傾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子昌嗣偽位
尋爲魏所擒魏書劉虎傳曰議廢長子瑱瑱自長安起
屈子以爲太子屈子死昌偕立昌字還國一名折屈子
之第三子改年永光世祖問屈子死諸子相攻闕中大
亂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昌奔上邦
遂克其城後侍御史安頤擒昌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

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以致斯乎雖
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內跼然
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贊曰淳維遠裔名王之餘嘯羣龍漠乘釁侵漁爰創宮
宇易彼瓊廬雖弄神器猶曰凶渠

晉書斟注卷百三十終